

随着六月的到来,高考、中考、小升初接踵而至。朋友圈,铺天盖地的祝福和励志、各种状元礼包预祝金榜题名前程似锦;家长群,热烈地讨论着花样百出的营养菜谱和送考仪式;公众号,各种考试注意事项、心得与心灵鸡汤;小区里,早就开始通知考试期间暂停一切装修活动;大街上,禁噪模式、禁行通告、宁静行动……六月里,全社会都在全力以赴为考试季保驾护航。

我出生在苏北灌溉总渠南、京杭大运河西的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。那时每家每户都有好几个孩子,还没有城镇化和集中居住,就近入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选择。那时的校园生活简单而朴素,每每想起读书时候的学杂费,我都会感受一份来自心底深处的心疼。那时下个学期学杂费都是在本学期结束前收取,叫预收费。家庭条件好的同学,班主任上午宣布他们下午就足额交了。没能及时缴费的,班主任会要求每一个学生定下缴费的日子。慢慢地,欠费的同学越来越少,那些一拖再拖还没交上学杂费的,哪怕你平时成绩再好,班主任气急之下也会撵你回家去拿,仍然拿不来的就停课罚站。站的地点还特地选在显眼的位置,恨不能让全校师生都看到某同学因为学费没交被罚站。

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,父母一边供我们姐弟四人吃、穿、用和念书,一边省吃俭用积累翻盖房子的材料。常有人劝我父

六月记忆

胡素萍

亲:女孩子长大了终归是人家的,念什么书啊?!所幸我的父亲并没有中断我的求学之路,也正是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,学生时代的我读书非常勤奋。也因为家里实在困难,我宁愿被罚站、被停课,也要把学费尽量往后拖一拖,最好是下学期开学的时候交。假期中,除了编织草包和叮猪草喂猪,我们姐弟还会在盛夏的下午捡蝉蜕,晚上点着火把到水沟里捉黄鳝去换钱,自己攒钱交学费。

那个时候的中考分两次进行。第一次叫预考,分乡镇按片集中参加全市统一的预考,然后按照预考成绩划定分数线。预考分数线以下的同学里面,分数高一点的上普通高中,还有的上了技校,分数特别低的同学是没有高中上的,就得辍学回家,或者务农或者出去打工。预考分数线以上的学生再一起到城里参加全市统考,中考志愿在统考前填好,可报考中师、中专、重点中学,即所谓的“三类学校”。统考成绩不理想不够三类学校分数线的,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被分流到普通高中就读。那时候,成绩比较好但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孩子,初中毕业会选择考师范或中专,因为这些学校是包分配的。如果哪家孩子能考上中师中专,那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:立刻由农村户口

成了城市户口,跳了“龙门”不说,还可以端上“铁饭碗”。

中考那年,我顺利通过了预考,要到城里的学校参加统考,报名费和三天住宿费一共是45元钱。1993年8月我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64.2元,可想而知1990年的45元对我来说是多大的负担与压力。

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告诉父亲,我通过了预考要进城参加统考,需要提前预交45元的考试费时,父亲说:“三闺女真能干,能通过预考。全乡一共就30几个去城里参加统考,你好好考,费用不用你愁!”一瞬间,我既开心又难受。开心的是,再难,父母也会竭尽全力供我们读书。难受的是,不知道父母会如何筹足这笔“巨款”,又要为此流很多的汗水。

六月一个星期天,吃过早饭,父亲喊我和他一起去大运河堤边卖米,说他打听好了,大运河里有条专门收粮食的船,价格公道还不会扣秤。父亲推出自己的自行车,又从邻居家借来一辆,从家里搬出两袋米,让我扶着自行车,将米袋分别牢牢地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上,说卖了这两袋米,我的考试费就有了。那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,地里的小麦还没收,各家正忙着育秧苗和备

肥料,种田国家没有补助,庄稼收下来首先要完成三项提留任务,而这公粮占了整个收成的一大半。剩下的,父母除了留下一家六口的口粮,其他的都会及时卖掉买回砖瓦,以实现他们盖红砖青瓦大房子的梦想。父亲搬出的可是我们全家6口人的口粮啊!扶着自行车,看着父亲吃力地搬起米袋子放到车后座,再弯下腰用绳子捆扎,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。

六月的太阳是那么地晃眼,晃得我几乎看不清道路。我骑着自行车跟在父亲的后面,必须拼命甩掉眼里的泪水,才能看清前面的父亲。烈日下,父亲佝偻着背,吃力地搬起米袋子,走下运河堆,走上颤颤巍巍的木板,将大米放到船家指定的地方。父亲多次弯腰,抬起右腿用膝盖将米袋子往上顶一顶再继续往前走。过完秤,从船家手上接过钱,父亲高兴地回头冲着岸上的我笑了笑。

转眼,多年过去,昔日已成过往。父亲离我而去已有十多年,如今,每次经过运河堤,每到六月考试季,我总会想起,父亲佝偻着背搬着一袋大米,用膝盖顶顶滑落的米袋子,一步步走上船甲板的背影。

而今,家长们很少需要为孩子的学费犯愁了,中考、高考更可谓仪式感十足、爱心多多、祝福满满。可无论何时,求学都是艰辛的,愿六月里的莘莘学子,不负寒窗,不负期待,更多的能够体谅父母的不易,永怀感恩之心回报家庭和社会。

古今名联选评

张贤平

上溯五代,下迄当今,选联百余副略作点评。或点明创作背景,或揭示弦外之音;或纠正历史讹传,或介绍艺术特色。或庄严,或幽默,不拘一格,以奉读者。限于篇幅,不介绍作者,亦不作注释。

撇捺人生
佚名

若不撇开终是苦,
各自捺住始成名。

【点评】“若”字的撇如果不撇出去就是“苦”字;“各”字的捺只有收得住才是“名”字;这是对联的常用手法:拆字。一撇一捺即“人”字。“苦”、“名”既指字,又指人生;这是对联的常见修辞:双关。“人”字两笔,一撇一捺,也指人生有放有收,亦为双关。凡世间之事,撇开一些利益纠结就不苦了;方寸之间,能捺捺住情绪才是人生大智慧。由字而言人生真谛,且字字入心,联亦奇矣!

百花潭
王瑶

十字水中分岛屿;
数重花外见楼台。

【点评】百花潭在蜀主孟昶花园之内。今园已不存,但人们细味联意,仍可领略到当日园中胜境。上联写水,侧重天造之力;下联写岸,融合人工之奇。一“分”一“见”,顿使无限风光,纷呈眼底。王瑶曾任后蜀兵部尚书,工诗。此联章法、句式、俱类律诗中之对仗,谓是诗中摘句,亦无可。楹联由律诗对仗脱胎而来,读此可知痕迹。

集句
王安石

风定花犹落;
鸟鸣山更幽。

【点评】一写所见,一写所闻;见者静中有动,闻者动中含静。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,本王籍《春山闲居》诗中名句,荆公嫌其立意重合,故取谢贞《春日闲居》中“风定”一句取代“蝉噪”,构成新篇。荆公之剪裁极为有理,不惟纠正了原诗合掌之疵,而且丰富了画面内容,创造了更新更美的意境。此联当是较早的集句联。

望海亭
苏轼

贪看白鸟横秋浦;
不觉青林没暮潮。

【点评】此系坡翁流放儋耳时作。联用流水对,十四字写尽海畔风光,心中感慨。起首着“贪”字,看似流连光景,实则心头郁闷无从排遣,欲借风光一泄耳。“不觉青林没暮潮”者,正“贪”之使然也。诗人投身大自然怀抱,伫立多时,渐忘物我,暂时或得解脱,然其奈复醒何!此言外意,当从坡翁际处得之。虽然,其笔下风光,仍可使人陶醉。

广州真武庙

逞披发仗剑威风,仙佛焉耳矣;
有降龙伏虎手段,龟蛇云乎哉!

【点评】威风好逞,便非仙佛心肠;手段奇高,何用龟蛇相佐?只拾取道家事实作难,诚可谓善“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”者。然而出语诙谐幽默,讥讽之中,亦含友善,非徒事攻讦也,自符东坡本性。真武有闻,想亦笑笑不得。

漳州白云岩书院
朱熹

地位清高,日月每从肩上过;
门庭开豁,江山常在掌中看。

【点评】景象阔大,气势雄浑,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,此联可与比肩。“江山常在掌中看”,略嫌狂傲,倘被赵氏王朝想歪,看他如何得了!

自题
楼钥

门前莫约频来客;
座上同观未见书。

【点评】既云“莫约频来客”,则将与谁“同观未见书”耶?乍看似相矛盾,然细嚼之,又别有意味在。盖联家所苦者,俗客频来相扰也;若是知交到访,定当倒屣相迎。此是读书人通“病”,切勿以古怪。

西湖灵隐寺
赵孟頫

龙涧风回,万壑松涛连海气;
鹫峰云敛,千秋桂月映湖光。

【点评】“松涛连海气”,耳得之而为声;“桂月映湖光”,目遇之而成色。造此奇观者,“风回”、“云敛”之功也。而风云主乎“龙涧”、“鹫峰”,佛地因缘,味之便有着落。联家信手勾描,笔笔暗含灵隐,专利所在,断不可移挂别处。今之好造“通用礼品”者,宜于赵氏门下参修。



心学宗师王阳明 孔维克作

麦收时节

沈裕慎

闲坐在家,望着窗外如火的骄阳,想起家乡忙碌的六月……

六月,田地里肥肥的麦穗逐渐丰满起来,宛如分娩前的孕妇,充实而丰盈。放眼望去,那连成一片的金黄把整个大地涂上了一层富庶与华贵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收麦一般是在芒种日开始,叫开镰。乡里有谚语云:麦到芒种熟,即白居易所说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垄黄”。

麦浪翻着金色的浓涛,摇曳着希望与欣喜,我那些腰弯如弓的乡亲们,在无边的麦浪里背对天空,黝黑的脊背在阳光下晃动,一颗颗晶莹的汗珠折射着太阳的光芒,滚落在脚下的土地上,镰刀割麦子的声音串连成一首六月的韵律……

乡间土路上,那一座座麦捆堆成的“金山”,在乡亲们的带领下缓缓地走向平整的打麦场,在汉子沉重的号声里,

小麦捧出一生的精华,照亮乡亲们储藏了一冬的笑容。

每年这个时节,乡亲们的脑海里没有时间观念。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在这时被乡亲们更改。

晨雾与夜色如同衣服在乡亲们奔忙的身影中交替叠加,直到颗粒归仓后,人们才有机会倚在高高的麦堆旁,摸着酸累关节舒畅地叹上长长一口气。

犹如战争结束后的士兵在末散的硝烟中卸下身上的盔甲,享受辛劳后的轻松。

然而,这一切在如今的乡村已变成了远去的风景,那曾经与农人相依为命的麦忙已消失,弯弯的镰刀也只是下地时手中可有可无的道具。

随着新农村新家庭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,收割机在“三夏”中成了主角,乡亲们再也不必弯腰如弓,只要准备好

口袋,站在田头等着装粮就是了。

这平常的场景使我震撼。麦子,在农人心中到底有怎样的地位和涵义?一般人不容易理解的。对于我自以为熟悉的事物,事实,我们有时恰恰所知甚少。我常常会见麦子,在生活中或书本上。但关于麦子本质的东西,却在这个词的后面隐藏得很深,我们不容易碰见。

收麦时节,乡村热闹而喧嚣,幸福以辛苦的方式在大地上和心里摇晃、传递,古老的劳动,再次呈现出暗藏已久的神性。

不过,我还是抑制不住深深怀念往昔那种黄金铺地、老少弯腰的热火朝天的场景。

麦黄的时节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岁月如流水般一天天滑过,可麦收的记忆永远在我心里挥之不去,成了我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回想……

有年代感的家

朱辉

到过我家的人,都说我家很有年代感。一进门,时光仿佛倒流了二十多年。

2005年,我买下了这套二手房。前房主是2000年入住的,估计装修完成于1999年。房间主色调是偏深一点的黄色,很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,我们觉得黄色能带来暖洋洋的感觉。

最近几年,经常去亲友家串门,我们这种装修风格早已看不到了。今年春天,一连好几部刑侦剧热播,比如《狂飙》《他是谁》《尘封十三载》。这些剧年代跨度很大,一旦镜头摇回上世纪90年代末,我们就倍感亲切。因为“我家”频频出现在这些剧中,看来这种装修风格当年并非只流行于本市,全国各地都是这个味。

“顶多十年、八年,就应该重新装修一次。”如今网上一些“生活家”一直在推销这种理念,也不知道是否受雇于装修公司。不断洗脸的结果使小区里常有人在装修,电钻声此起彼伏,终年扰民。我和妻子都是“懒人”,不愿瞎折腾。通常哪里坏了修哪里,虽然被亲友无数

次劝告,该重新装修了。时至今日,反而成了亲友圈里最有辨识度的一家,他们都紧跟潮流。始终保持原有风格的,只剩我们一家了。

可能因为基因关联,我父母家也没重新装修过。父母住的是单位分的福利房,建于1987年。室内最具标志性的是有一圈“卫生墙”,所谓“卫生墙”是一层防止弄脏衣物,沿着墙面刷了一层一米多高的绿色油漆。“卫生墙”具有鲜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风格,如今几乎看不到了。

父亲曾经算是个比较时尚的人,当年搬进新居前,大多数人只是将地面刷一层油漆,有的干脆素面朝天,维持水泥地原貌。父亲却托人从上海运来木地板,窄窄的细长条,5条拼成一个方块。如今36年过去了,这些木地板丝毫没有变形。

木地板同样结实的,是父亲从上海买回来的长沙发,翻下来可以当床用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父亲已经去世,它却还在,弹簧一如当年,沙发面也没有

破损。近些年许多人家高价买的沙发,一般8年左右就开始塌陷。两相比较,老物件真是良心产品。

保持原貌,二三十年不变,有个不小的难题,那就是局部维修会有些困难。比如父母家的水龙头,几乎所有的厨卫用品店都买不到。我家洗菜盆下面的塑料排水管,市面上也难觅踪影。

好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,我在离家四站地外,发现一处“天坑”。说它是天坑,因为四周高楼林立,都在30层以上。中间那一小块地上,却都是两层楼的老房子。可能因为它地形不规则,总面积又太小,成了几个开发商共同遗弃的边角余料。“天坑”里有一些80年代风格的小店铺,其中几家五金店里,就有老式水龙头和旧式样的排水管。

正因为都市里还有一些我们这样“守旧”的人,内地导演想拍跨年代的影视剧,很容易找到理想场景。我们每每看这些片子,总能比别的观众,更容易投入其中。